

修订版

# 驻京办主任

王晓方 / 著

作家出版社

4

修订版

# 驻京办主任

皖方 / 著

作家出版社

4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驻京办主任. 4/王晓方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063 - 6450 - 8

I. ①驻…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6453 号

## 驻京办主任 4

---

作 者: 王晓方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30 千

印 张: 19.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450 - 8

定 价: 29.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打击走私，惩治腐败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对于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利益，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把这场斗争深入、扎实地开展下去。

——胡锦涛

# 目 录

- 引言：似曾相识/1  
他：突发奇想的会面/4  
我：道破天机的日记/52  
你：触目惊心的解读/101  
序 文/151  
第一部/155  
第二部/206  
关于一本题名《驻京办主任》的书/291  
尾声：恍如一梦/295  
后记：透过心灵极目远眺/299

1

目  
录

驻京办主任 四

## 引言：似曾相识

应该说王晓方与著名作家顾怀远神交已久，因为王晓方非常喜欢顾怀远的作品，特别是顾怀远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颇让王晓方艳羨，甚至有些嫉妒，因为写一部类似的力作一直是王晓方梦寐以求的事情，让王晓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每当他心中酝酿一个选题时，总是让顾怀远捷足先登，在王晓方心中，顾怀远犹如一个幽灵始终窥视着他的内心世界，他大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慨叹！

当然王晓方一向认为顾怀远不仅是中国最勤奋的作家之一，更是少有的难得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家，王晓方不仅欣赏顾怀远的才华，更感佩他犀利的笔锋，他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孩子，总是以童言无忌的心态道破天机，相比之下，王晓方认为自己过于浮躁，总希望通过文学获得一些虚荣，不像顾怀远一直执著于文学的彼岸，因此王晓方认为，顾怀远应该是一位生活在小说中的人，他应该每天生活在小说里，或者说他是一个以小说为生命的人，不如此，就无法解释他那些关于小说的小说。或许顾怀远从未在现实里出现过，但他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小说，他把自己囚禁在小说里，小说已经成为他思想的监狱。

不，不是这样的，王晓方认为被囚禁在小说里的恰恰是自己，对于顾怀远来说，小说不是监狱，而恰恰“是他的世界通向另一个温柔、光明、美丽的世界的出口”，正如纳博科夫在《庶出的标志》的序言中所指出的，这部小说是以一块明亮的雨水积成的小水坑开始的。这个长方形的小水坑形状上像一个要分裂的细胞，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要么是一块墨水迹，要么是泼出来的牛奶，要么是一个脚印，而在小说的结局，则是“灵魂在空间留下的印记”。毫无疑问，顾怀远在效仿纳博科夫，试图将他的小说当

1

引言：  
似曾相识

成一个个细胞抛给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细胞开始分裂，他的小说就这样获得了生命。

王晓方之所以对顾怀远如此感兴趣，不仅仅缘于同为作家的敏感，更由于自己不能像顾怀远那样找到小说之狱的出口，王晓方一直试图通过研究顾怀远，找到其心灵深处通往虚构世界的秘密通道，他认为只有在这条通道上，才能遇上真实的顾怀远。

其实在王晓方的人生旅途上，曾经有两次与顾怀远擦肩而过的经历。一次是他进入政府工作之前，另一次是他从政府辞职之后，这两次与顾怀远擦肩而过，唯一不同的就是，第一次他还是个文学青年，第二次他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家了。

记得第一次与顾怀远擦肩而过是二十年前的事，地点是大学校园。令王晓方十分不解的是，当时的顾怀远相当年轻，应该在二十岁刚过，而他已经是不惑之年了。在校园小树林里，顾怀远坐在长椅上晨读，王晓方在不远处打形意拳，他隐隐约约听到有人正在背诵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  
2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王晓方很喜欢这句名言，便收住拳脚，闻声寻了过去。透过斑驳的树叶，他发现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年轻人正捧着一本书晨读，年轻人的样子让他感到似曾相识，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他很想凑过去攀谈几句，但是发现林中小径宛如一条小溪，却怎么也走不到年轻人的身边。

这时，走过来一位漂亮女生，王晓方赶紧问：“坐在长椅上的是谁？”女生咯咯笑道：“连顾怀远你都不认识，他可是我们大学的著名诗人。”王晓方恍然大悟，前天还在校报上看过他写的诗，便想认识，大喊道：“是顾怀远同学吗？”

顾怀远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对王晓方的喊声充耳不闻，他合上书，用欣赏美景的目光环顾四周，然后伸了个懒腰，起身而去。此时王晓方的耳畔似乎听到一个声音：“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个古希腊人早已断言。”王晓方猛然一惊，他险些将正在读的博尔赫斯的小说忘在长椅上。

这件事发生后，王晓方未对任何人说起过，他之所以保持缄默，是因为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那条校园小径是不是一条闪烁着阳光的河流。毕竟“在人的记忆中具有自然可塑的形态”。

另一次与顾怀远擦肩而过是他在政府工作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晓方在家反省了三年。有一天他闷得无聊，便独自去了离家不远的一家书店，这家书店内部设计得很有特色，与博尔赫斯笔下的通天塔图书

馆很相似，有许多六角形的回廊，“回廊的格局一成不变。除了两个边之外，六角形的四边也各有五个长书架，一共二十个，书架的高度和层高相等”，稍稍高出一般书店管理员的身高。“没有放书架的一边是一个小门厅，通向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六角形。”“门厅里有一面镜子，忠实地复制表象。”

王晓方走过门厅时，透过镜子发现一个比自己年龄长十来岁的人，许多人围着他签字，口口声声称他为“顾老师”，王晓方也想凑过去看个究竟，无奈“图书馆是无限的、周而复始”，而且是个球体，恰如纳博科夫笔下的时间之狱。既然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人就应当诗意地栖息。

这时，王晓方透过门厅的镜子听“顾老师”对众人说：“从古希腊的先哲到阿拉伯哲学家，从中世纪的修道士到艾萨克·牛顿，从伽利略到麦克斯韦，都未怀疑过时光是以完美的几何图线运行的，是爱因斯坦改变了人类三千年来关于光是直线的错误认识，他认为光在条件允许时也会发生偏移，巨大物质如恒星可以使虚无的空间发生变形，人类关于时间、空间的最原始体验并不准确，大质量物体的引力扭曲时间和空间，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光的确是可以弯曲的。在爱因斯坦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今天的文学却弄出了许多理所当然的规矩，作家成了小说之狱中的囚徒，这正如许多科学家愚蠢地以为只有有水的星球才可能有生命一样，以为外太空的生命也和地球上的生命一样离不开水和空气，其实这种思维之狱不仅限制了科学，也限制了文学。我想说的就是，对于小说家来说，任何常规都是思维之狱，小说的本质是虚构，我们不应该将虚构关进笼子，小说家的生命不是靠水维持的，而是靠创造！”

围观的人群响起一片掌声，王晓方被这位“顾老师”的演讲深深震撼了，他连忙问身边的店员：“这位顾老师是谁？”身边的店员惊讶地问：“连他你都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顾怀远，是我们书店请来签售的。”

此时顾怀远被人们簇拥着开始往外走，王晓方很想跟上去，然而书店像迷宫一样，到处是镜子，他拼命往前挤，不小心头碰在镜子上，一阵天旋地转之后，顾怀远早就不见了踪影。

这件事，王晓方也并未跟别人说起过，因为谁听了都会觉得太荒唐，不过从那儿以后，王晓方开始潜心研究文学、特别是顾怀远的作品，他从顾怀远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看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形象。每当在脑海中浮现出赫拉克利特的形象，他就会在梦中梦见顾怀远，王晓方下决心要见见顾怀远，然而一直没有机缘，因此想见见顾怀远的想法时刻困扰着王晓方，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 他：突发奇想的会面

自从他专事写作以来，连发几部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庙堂》出版后，一路畅销，名声大噪，顾怀远何许人也？各路媒体像马蜂一样嗡嗡地盯住他不放，终于发现，他曾经给大贪官贾朝轩当过秘书，于是舆论再一次哗然，贪官秘书华丽转身为反腐作家，这本身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他平静的生活由于几部长篇小说而被打破了。不仅如此，他还被媒体推到了风口浪尖，一时间被评论界称为官场小说的代表，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

人们从喧哗和躁动的现实中，是无法看见月亮的另一面的，更何况月亮那惨白的光辉是从太阳那儿偷来的，他不止一次在梦中见过一个孤独的身影，借着微暗之火奋笔疾书，他知道，那就是自己，只是从未觉得那个影像华丽过，倒是寂寞中透着孤独，凄凉中有些孤傲。在他的心目中，文学就是太阳，如今的些许华丽，都是从文学这颗太阳那儿偷来的，正如太阳用他的伟大的吸力偷窃海上的潮水一样。他感激这些许的华丽，因为这里面不仅有他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有他与众不同的文学天才、有他异于常人的执著与勤奋，更有上天只垂青那些有准备头脑的运气。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运气，因为这运气中凝结着日月精华、炼狱灵魂。

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停笔，他觉得自己一停下笔，生命就会戛然而止。以作家的身份来说，他不想成为那个公正无私的堂·吉诃德，更不想像简·奥斯丁笔下的诺里斯太太那样，“喜欢靠破费别人来自充大方”，因为他从拿笔写第一部作品起，破费的就是自己炼狱般的内省。为此，他赞赏纳博科夫的说法：“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来说，所谓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纳博科夫一再强调，“小孩

子听你读故事的时候会问，这故事是真的吗？如果不是真的，他会缠着要你讲一个真故事。我们读书的时候最好不要采取孩童般的执拗的态度。”“读书时幼稚地把自己同书中人物混为一体，把他们当做生活中的真人，是最坏的读书方法。”“对于一首诗或是一部小说，请不要追究它是否真实。我们不要自欺欺人。”遗憾的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喜欢自欺欺人，更渴望做福楼拜笔下的“布尔乔亚”。以至于他自己都产生了“他是个成功的庸人”的错觉。

在《庙堂》这部长篇小说中，他处心积虑地塑造了一位既诡谲圆滑又精明干练的驻京办主任，叫“丁则成”，意思是不盯则不成，一盯则成。这位丁则成曾经是市长秘书，毫无疑问，这位丁则成的原型就是丁能通。应该说丁则成在这部小说中笔墨并不多，但是这位驻京办主任既左右逢源，又内有坚守的性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遭遇那些“自欺欺人”的人苦苦纠缠这部小说中是否是“真人真事”时，他执拗地对媒体说，《庙堂》表现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精妙的微积分，不是社会现实的加减乘除。然而却无济于事。

恰逢清江省昌山市因驻京办资不抵债而低调宣布撤销机构，昌山市的做法立即在社会公众之中引起轩然大波，北京各大媒体更是争相发表评论，一时间驻京办究竟是该撤还是该留，成为专家学者探讨的焦点。他作为深谙官场潜规则的知名作家，自然不会被媒体放过，一连接受了京城几大媒体的专访，接受专访之后，他大有意犹未尽之感，脑海中猛然冒出一个想法，既然社会各界如此关注驻京办，何不以驻京办为题材写一部反映驻京办生活的长篇小说呢？要知道京城虽然有大大小小的驻京办六万多家，可是驻京办的一举一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扑朔迷离，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驻京办绝不是普普通通的驻京机构，根本就是鲜为人知的政治平台。在这座政治平台上都上演了什么戏，只有驻京办主任最清楚。对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就叫《驻京办主任》，书名刚刚浮现在脑海中，他立即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

丁能通可是他的老朋友了，当年肖鸿林和贾朝轩主政东州市政府时，他们俩一个是肖鸿林的秘书，一个是贾朝轩的秘书，可以说两个人是脚前脚后当上市长秘书的，本以为当上市长秘书就走上了仕途之梯的终南捷径，没想到一场始料不及的反腐风暴致使肖鸿林、贾朝轩纷纷落马。案子一查就是两年，丁能通由于提前离开了肖鸿林，鬼使神差地当上了东州市驻京办主任，尽管受到一些牵连，但终究没有影响到政治前途，因此机关干部私下里都称丁能通是东州官场上的“不倒翁”。

然而在他看来，丁能通更像《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关于这一点在丁能通给肖鸿林当秘书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丁能通永远熟悉在官场上什么是应该要的，什么是不应该要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传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秘的；什么是大肆宣扬的而不必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扬了而必须去做的。用金庸先生的话说：“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黠早已远胜寻常大人。”当市长秘书时，他就时常套用金庸先生的话开丁能通的玩笑：“亦官亦商之驻京办，更是天下最奉迎、最诡道之所在。丁能通浸身其中，其机巧狡黠早已远胜寻常大人。”丁能通听了一笑了之，还断章取义地套用《鹿鼎记》第四十三回和第二十三回的两句自嘲道：“这就叫‘身作红云常傍日，天生才士定多癖’。”

6

当年丁能通离开肖鸿林执意要去驻京办，其实他是暗中窃笑的，驻京办是个伺候人的地方，官不官、商不商的，好好的局长、区长、县长不当，却要撇家舍业地到驻京办这种三不管的地方当“太监”，脑袋不是被门挤了，就是进水了。他认为，在官场上，驻京办主任是个最无聊、最微不足道、最没意思的角色，再平庸不过了，他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干得津津有味。

但是自从贾朝轩到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之后，他东州、北京两头飞，一到北京就住在驻京办，整天和丁能通混在一起，他终于发现，原来驻京办竟然是官场上的“世外桃源”。特别是丁能通兼任北京花园董事长之后，他更是艳羡不已。他暗中发现，尽管丁能通只长自己一两岁，却比自己有城府。丁能通本来是肖鸿林的秘书，按理说应该是肖鸿林的心腹，但却深得贾朝轩的赏识，丁能通游走于两个政治对手之间，拿捏得十分有分寸，让他暗中十分钦佩。按理说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丁能通竟然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应付自如。

他发现丁能通很善于揣摩领导的心态，因此应对起来十拿九稳。他记得韩非子曾经感慨地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说当之。”不知对方的心，便很难采取恰当的“说”以应付。为了请教丁能通的揣摩术，他曾经特意在东三环的顺峰海鲜酒店请丁能通喝酒，借着酒劲，丁能通还真吐出几句让他心惊肉跳的真言。当时丁能通已经有七分醉意，喷着烟圈，醉眼迷离地说：“怀远，按理说肖市长和贾市长是一对冤家，你我之间各为其主，说不得心里话，但是在秘书圈子里，还就你顾怀远是个可以

说心里话的朋友，这两年在驻京办迎来送往地游走于人妖之间，我总结了几条在官场上自保的经验，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在官场上最要紧的就是要管住嘴巴，要知道到处都有领导的耳目和眼线，你说的每一句话，领导都可能知道，因此什么时候装傻都是安全的。我的毛病就是太聪明，这一点你比我做得好，你是大智若愚，我他妈的是大愚若智。从肖市长和贾市长的争斗中，可以看出同级的是天然敌人，高出半级最危险。怀远，你心里得有个准备，就肖市长和贾市长这种斗法，早晚两败俱伤。对我们来说，一定要有靠山，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靠山固然很重要，但比靠山更可靠的是让自己有价值。这就是我选择当驻京办主任，而不是当局长、区长、县长的根本原因。别看驻京办这地方三不管，却是个万花筒啊，这个万花筒比天文望远镜还厉害，可以发现最隐秘的秘密，掌握了这些秘密，我就可以像韦小宝一样将大大小小的‘小玄子’搞定，这就是我自己的价值，有了这个价值，无论东州的天怎么变，我都岿然不动。”

他听到这儿，倒吸一口凉气，试探地问：“能通，像我们这些身不由己的人，再有价值也不可能不站在领导的立场上想问题，像你我无论如何都是老板的人。”

丁能通不以为然地说：“怀远，你我虽然都是老板的人，但是千万要记住，老板却不是你我的人，一定要有这份清醒，因此，我们都可以站在领导的立场上想问题，但一定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办事情，这就像一些领导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事情，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办事情是一个道理。在官场上混，你可以不聪明，但不可以不小心，为此，千万不要寻求完美，一定要有缺点，有缺点的下属领导才放心。”

丁能通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让他自叹不如。也正因为丁能通有这份诡谲，才躲过了“肖贾大案”。刚刚案发之时，不少东州机关干部私下里认为，丁能通死定了，但是他却不至于。尽管他和贾朝轩一起最先被中纪委“双规”，许多人却认为他一向谨慎，即使受牵连，也不至于毁了政治前程。案子结束以后，却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他低调辞职，不仅牺牲了政治生命，而且丢了公务员的饭碗。倒是丁能通尽管被“双规”，却很快就放出来了，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最后因生活作风问题免去了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留党察看一年，在新任市长夏闻天的力保之下，又堂而皇之地回到驻京办当主任去了。

命运喜欢捉弄人，官场上事不是谁都有本事看懂看透的，他每当看到媒体称他为官场文学的代表作家时，就免不了哭笑不得。他经常自嘲地对老婆说：“别看我的政治抱负在官场上没有实现，但是在我的小说里实

现了。在我的小说里，我想是谁就是谁，想当多大官就当多大官。”妻子便打趣地说：“别看你写的《市长秘书》火了，我要是写一本小说保准也能火。”他颇感兴趣地问：“什么小说？”妻子诡谲地一笑说：“就叫《嫁给市长秘书》。”他哈哈大笑，望着妻子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想起“肖贾大案”发生后她与自己风雨同舟的日子，不禁感慨万千。

想起了丁能通与衣雪之间的悲欢离合，他除了庆幸自己有一位相濡以沫的好妻子以外，也为自己当秘书期间顶住诸多诱惑，特别是美女的诱惑而自豪。他曾经非常羡慕丁能通那个能让女孩子爱上他的缺点的长处，当丁能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后，他又私下里庆幸自己没有这个长处。他曾经在—篇散文中写道：“太阳诱惑过我，我知道只有远离才会安全；月亮诱惑过我，我知道一旦接近并不洁白。”普鲁斯特笔下的喜欢纵欲偷欢的凡德伊小姐认为快乐之中存在某种邪魔，这种邪魔就是恶。“恶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天生的品性”，然而，“恶是一片世上少有、不同寻常、异域情调的福地洞府，住在里面有多么逍遥自在”，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闯进了一片纵欲的非人世界”。他赞同纳博科夫的观点：“恶几乎如善一样强大。”其实哪儿有什么非人世界，正如贾雨村所云：“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尽管肖鸿林、贾朝轩腐败掉了，但在他看来，两个人既非大仁，也非大恶，不过是大仁大恶之外的余者而已。正如纳博科夫所言：“善恶之间是受诱惑的人。”关于这一点，在肖鸿林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他对专案组反复强调：“我本来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有可能，我就做一个最好的市长。什么是最好的市长？就是他能使人民喜欢他。”他知道他在老百姓中有极好的口碑，因此他一再强调不管我贪还是没贪，人民喜欢我，我就是最好的市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到死他也没能接受“贪官”这个事实，即使他为此伏法了，死掉了。其实每个人都是红与黑的结合体，正如贾雨村所言：“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既然发泄，那邪气亦必赋之于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练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下。”他认为，贾雨村对冷子兴讲的这番“正邪两赋论”，恰恰是曹雪芹在《红楼梦》这部巨著之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应该说，无论肖鸿林还是贾朝轩走上领导岗位之时，骨子里都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都想使东州人民为他们骄傲，然而，他们却于不知不觉之中由红滑向了黑，可笑的是在他们的“忏悔录”中，都将责任推向了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推给了资产阶级思想，其实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无产阶级思想，人性之善是相同的，人性之恶也是相同的。比如在婚外情上，肖鸿林和贾朝轩就是踏进了同一条河流。

毫无疑问，肖鸿林与白丽娜之间的爱是不道德的，但却是真感情。他曾经听丁能通跟他说过，丁能通在北京陪肖鸿林查出肺癌后，肖鸿林的第一反应就是嘱咐丁能通不要告诉白丽娜。自从贾朝轩东窗事发之后，肖鸿林的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政治生命，万没想到，肉体生命率先宣告了他的死刑，原本肖鸿林是想策划和老婆关兰馨离婚，来个金蝉脱壳，然后娶白丽娜，然而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娶白丽娜只能是个梦想了。当时主治医生要求肖鸿林住院，丁能通也苦苦相劝，然而花博会开幕在即，这或许就是肖鸿林最后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了，他要以最光鲜的形象向自己奋斗终生的政治理想谢幕，向八百万东州人民谢幕，因此肖鸿林断然拒绝住院。不过丁能通深知自己老板此时此刻的心情，肖鸿林叮嘱自己千万不要告诉白丽娜，实际上他最想见到的就是白丽娜。丁能通回到驻京办悄悄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白丽娜时，这个苦命的女人险些晕倒，丁能通一把扶住了她。

白丽娜在丁能通的怀里喃喃地说：“我可真傻，其实他上次来北京一下飞机我就看他脸色不好，笑声也没有以前爽朗了，显得非常疲倦，我以为他是工作累的，没休息好呢，我早该陪他去医院检查，我好糊涂啊！”说着呜呜大哭起来。

白丽娜的哭声让丁能通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的恐惧感，丁能通的脸下意识抽搐了几下，他知道，自从贾朝轩被“双规”以后，肖鸿林的灵魂一刻也没安宁过，老百姓常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看来鬼是真的来叫门了。丁能通非常理解肖鸿林的心情，借用英国诗人豪斯曼的话来说：“我一个陌生人，在一个非我所适的世界上，真是害怕。”此时此刻，不光是肖鸿林害怕，谁又不是恐惧的宠儿呢？

肖鸿林被“双规”以后，白丽娜成了专案组的突破口，当时丁能通没有想到肖鸿林会给白丽娜留下一大笔钱，就存在北京的某家银行里。专案组找白丽娜谈话时，她由于心虚，闪烁其词，欲盖弥彰，说走了嘴，也可能是想搪塞专案组，说肖鸿林什么也没给过她，只给过她一个保险箱。她说出“保险箱”三个字，发现专案组的人眼睛都亮了起来，她立刻就后悔了。然而，为时晚矣，专案组的人紧揪住“保险箱”的问题不放，迫于压力，白丽娜终于答应领专案组人员去银行。

走进银行道道森严的铁门，一排排保险箱映入眼帘，专案组人员问白

丽娜，哪个是她的，她却说记不清了，专案人员问她总该知道密码吧，白丽娜居然说忘了。

丁能通告诉他，事后白丽娜跟丁能通讲过当时的心情，肖鸿林和关兰馨早就被“双规”了，他们的儿子肖伟也逃到美国去了，肖鸿林得了癌症，看病需要一大笔钱，她打心里想把这笔钱留下，作为为肖鸿林治病的医疗费。当时丁能通听了非常感动。也正是出于这个私心，白丽娜才骗专案组记不清是哪个保险箱了，更忘了密码。然而白丽娜这点小伎俩怎么可能骗过专案组呢，专案人员早就了解到，保险箱根本没有什么密码，所谓密码实际就是指纹，于是她要她一个一个摸，白丽娜万万没有想到，这里有上万个保险箱，专案人员竟然有耐心让她一个一个摸，她豁出去了，反正自己有的是时间，便漫不经心地从低档区开始摸。专案人员看穿了她的小心眼，让她先从高档区开始摸，她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摸了十几个保险箱后突然在一个灰色保险箱前停了下来，专案人员也不催她，白丽娜沉默了好半天，终于伸出纤纤的食指触亮了绿灯，保险箱打开了，里面露出四个纸袋，专案人员取出纸袋一看，刚好是八十万美元，每袋二十万美元。肖鸿林的案子就这样被突破了。

但是“双规”中的肖鸿林就是不开口，他深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然而组织上并没有抛弃肖鸿林，安排他住院手术治疗。住院的前一天，肖鸿林收到白丽娜送给他的一只千纸鹤，粉红色的纸，叠得非常精致，肖鸿林爱不释手，他仔细欣赏把玩，仿佛这只千纸鹤就是白丽娜幻化的，仿佛有心灵感应，他觉得这只千纸鹤不一般，就小心翼翼地拆开了，拆开他愣住了，是白丽娜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充满了对他的爱慕、赞扬与鼓励，白丽娜在信中说，肖鸿林是她这辈子最爱的人，希望他勇敢地面对现实。令人感动的是，这是一封曾经被泪水打湿过的情书，肖鸿林仔细数过上面的泪痕，整整二十三滴。那天晚上，肖鸿林一宿没睡，捧着白丽娜的信整整看了二十三遍，第二天本来应该做手术，可是肖鸿林故意不肯，非要向组织说清楚问题后再做，专案组只好尊重肖鸿林的意见，认真听取了他的陈述，肖鸿林竹筒倒豆子，把问题全交代了。白丽娜在信中说，只要他把问题说清楚了，他在她心目中就永远是最棒的。肖鸿林忘不了曾经携白丽娜在海南七仙岭幽会的日子，两个人在别墅里一边泡温泉一边欣赏夜晚雨林中飞来飞去的萤火虫，两个人仰望星空数星星，当时白丽娜指着牛郎星前面的一颗星起名叫君澜一号，肖鸿林逗趣地指着牛郎星后面的一颗星起名叫君澜二号，当时白丽娜念了一首牵挂肖鸿林的诗：“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每一颗都代表我对你的祝福；地上的花朵开也开不尽，每

一朵都为我们的爱绽放。”这次白丽娜在这封信中又附上了这首情诗，肖鸿林再一次体会到“情到深处人孤独”的悲凉，爱的世界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秘密，丁能通没有想到白丽娜会在肖鸿林心目中分量那么重，当年肖鸿林坠入白丽娜的爱河，还是他为讨好老板故意拉的皮条。起初肖鸿林身陷囹圄抱定以死抗争的决心，想不到抗拒组织的堤坝竟然被白丽娜的二十三滴泪珠冲垮了。

手术做得很成功，肖鸿林被摘掉了一个肺叶，出院不久就开庭了，肖鸿林是忍着巨大的痛苦从头坚持到尾的，在最后一天的庭审中，他左胸剧痛，倒了下去，法律没有判肖鸿林死刑，但是老天爷判了肖鸿林死刑，庆幸的是肖鸿林没有死在监狱中，而是在监狱管理人员的监管下一直住在医院里，最后幸福地死在了白丽娜的怀里。在《荒凉山庄》序言和小说正文中，狄更斯绷着胡子拉碴的脸，一本正经地辩白说，“人体内的酒和罪着了火，人就完全被焚化了。”正因为如此，狄更斯笔下的老克鲁克消散了。同样，肖鸿林也这样消散了。

他一直想把肖鸿林与白丽娜之间的这段感情写到小说里，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题材，这次他突然奇想想以驻京办为题材、以丁能通为原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肖鸿林与白丽娜之间的这段爱情故事倒是一段不错的素材。谈到素材，他给贾朝轩当秘书时掌握了一大堆，大多是关于“跑部钱进”的。别以为“跑部钱进”真是为了“钱”，其实是为了“官”，因为“跑部钱进”更准确地说是“跑部升官”。“跑部”者大多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他还记得当年贾朝轩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通过党校同学认识了一位管干部的副部长，费尽心机请这位副部长到驻京办吃饭，并嘱咐丁能通驻京办的饭菜水平不能低于三星级酒店，丁能通着实费了一番心思准备，饭菜上来之后，不仅贾朝轩满意，这位副部长也大加赞赏。席间，他和丁能通坐陪。

酒过三巡后，这位副部长大谈读书对领导干部的重要性。贾朝轩故作谦虚地请这位副部长推荐几本书，看来这位副部长好为人师惯了，张口就推荐说：“我最喜欢的是高尔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无论谁读都会终身受益的。”

起初大家以为这位副部长口误了，于是丁能通提示道：“您说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吗？”

那位副部长一本正经地说：“当然，高尔基的代表作。”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丁能通憋着笑问：“部长真有学问，您还喜欢什



么书？请多给我们推荐几本！”

这位副部长用卖弄的口气说：“再就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拉马佐夫》，这本书真实地再现了俄国十九世纪整个社会各方面，对黑暗的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特别是对沙皇制度下的法庭、监狱、各政府机关及官方教会等等的内幕作了最充分的暴露。同时，彻底批判和否定了土地私有制，指出土地私有制乃是农民贫苦的根源，传达了千百万贫苦农民的呼声。简直就是一部史诗性巨著，读起来引人入胜，我希望你们都读一读。朝轩，特别是你们这些青干班的学员，更应该多读点经典，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对，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啊！”

他憋着笑，用敬佩的目光看着这位副部长，却用揶揄的口气问：“部长，您读的书可真不少，这部《安娜·卡拉马佐夫》是俄文原版的吧？其实我更喜欢中国的经典，比如说四大名著，特别是贾宝玉写的《红楼梦》。”

12 这位副部长当时就用纠正的语气慈祥地说：“年轻人，四大名著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但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混淆作者和主人公，《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这是家喻户晓的常识，小顾啊，在学习问题上，切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贾朝轩怕他多嘴捅了毛蛋，赶紧瞪了他一眼，连忙举杯敬酒。当时他非常感慨地想起纳博科夫的一句话：“就让我们感激那张网吧，不要去管什么蜘蛛。”他当时觉得酒桌上的人，个个都像大蜘蛛。如今想起这些往事，都成了故事，他大有不堪回首之感。

其实京城大大小小的驻京办哪天不上演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无法进入历史的，但可以进入小说，其实小说也是一种史，是比正史更真实的史。小说之所以经久不衰，恰恰是因为它能说出正史不能说、不敢说、也说不出东西。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什么是未知的存在？他理解就是隐秘的、鲜为人知的东西，因为这些隐秘的、鲜为人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现实。这也正是巴尔扎克认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真正原因。

关于什么是小说，他参悟了很久，他认为驻京办作为特殊的政治平台，潜藏诸多隐秘的、鲜为人知的东西，如果通过小说能将这些“未知的存在”揭示出来，那么就是一种道德。然而，尽管他自认为掌握了一定的素材，但还不足以层层深入地揭开驻京办的面纱，要想将《驻京办主任》这部作品真正写成一部令人震撼的现实主义力作，必须将丁能通肚子里的